



戏说孟良台

□ 孙元礼

孟良台地处淄川东南山区,位于小口头村的西南,紧邻淄河拔地而起,与北面的马鞍山、南面的三泰山,遥遥对峙,俨然一道天然的屏障。孟良台、马鞍山与村东边的摘笔寨似织成一个巨大的三角网,把小口头村笼罩在河谷两岸。登马鞍山后,尚且意犹未尽,可向南踏上一条漫岭,如果夏秋当季,芳草萋萋,走在上面软绵似毯,山风拂面,一边漫步,一边陶醉在绚烂风光的惬意中,步行1000多米,即到达孟良台的峰脚。上孟良台峰顶极其艰险,几乎无路可走,不像马鞍山那样,有一条石阶拾级而上。若想登顶,只好自己一边觅路,一边手抠石缝,脚蹬崖石,腹部紧贴崖面,一步一步攀登,历尽艰险,方可一览众山小。

以孟良为名的全国山川,不下几十处。蒙阴县的孟良崮,嘉祥县的孟良山,曲阳县的孟良河,还有的叫孟良营、孟良梯等。我们知道,北宋时期的孟良、焦赞是刎颈之交,民间有“孟不离焦,焦不离孟”说法。死后,孟良的墓地在河北永清;焦赞的墓地,

《杨家将》记载在归绥(呼和浩特市)。

史书中有关孟良、焦赞的记叙不乏浓墨重彩;有些小说,如《杨家将》等作了详尽的描写。两人本是山大王。孟良因娇妻被辱,怒杀权贵而上山。焦赞为父报仇杀地方官,哨聚山林避难。后来,两人被杨延昭收伏,南征北战,出生入死,屡建奇功,成为抗辽的名将。孟良生得面黑如锅底,善用长柄大斧,抡起来虎虎生风;他还有一个火葫芦,里面装满了硫磺球,是古代的火焰喷射器,威力十分了得。焦赞虎背熊腰,用一柄浑铁锤,是杀敌的利器。为纪念两位义士,后人把孟良、焦赞聚义的地方叫孟良山和焦赞山。他们足迹所到之处,也留下了他们的姓名和传说。

孟良、焦赞在淄博一带也有许多轶闻流传。博山城西北部,石门景区有一个孟良寨,相传孟良与青龙村一少女相恋。淄川城东南郊的韩庄村西,在北宋时期是杨家将和辽兵短兵相接的战场,此处还有孟良和焦赞墓。而小口头村孟良台的传说与

淄川韩庄村西古战场有关。杨延昭率兵抗辽时,从泰安、莱芜,到博山南部,又沿淄河,经源泉、口头,到太河,挺进淄川城郊。在口头一带暂栖时,孟良、焦赞占山为王习性依然,遂登上孟良台,以抒当年山大王之豪情。两人平日在杀敌的空闲,爱好下棋。见山上有一处平台,命部下凿一棋盘,两人对垒。连下数盘,焦赞皆输,心中不服,两人扭打起来,差点失足坠落山崖。因孟良是赢家,人们便把此山叫做孟良台。后来,许多人受好奇心的驱使,登山寻找棋盘,未见踪迹。仅是传说而已。

孟良台还有一个亦真亦幻的景象,人们莫衷一是。它东面的山岭属于小口头村和东坡村,西面属于镇后村。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,小口头村和东坡村的村民,隐隐约约听到从孟良台传来的锣鼓声,还有唱戏的声音。开始以为,是村里锣鼓队敲打的声响形成的回音,但是,锣鼓息声时,那种声音照样传来。甚至,有人还看到,在孟良台山崖下,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男男女女,穿梭般来

来往往。传说这是各路仙人,每年正月十五相约,纪念孟良和焦赞两位义士。民间传说中,孟良自刎的故事感人肺腑,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。杨六郎派孟良去幽州盗取令公的遗骸。焦赞未经六郎同意,也去了幽州。孟良取了遗骸在城楼伺机出城,不料,焦赞也摸上了城楼,抓住了孟良的脚踝。孟良以为是守城辽兵,提斧就杀。误杀焦赞,孟良肝胆欲裂,托人送回遗骸后,孟良在幽州城外用焦赞的佩刀自刎。孟良自刎被认为是忠义之举,后人给他贴上了许多光鲜的标签:满腔正义、忠诚坚定、侠肝义胆等,成为忠厚的化身。忠厚又是老百姓广泛认可而传颂的美德,于是,演化出了正月十五孟良台唱戏的传闻,这是人们对孟良、焦赞两位英雄千古垂青的口口传颂,以寄托心中的钦佩和思念。

现在的孟良台和马鞍山、三台山,已成了驴友们假日出行的打卡地。驴友们既是登山爱好者,也是孟良、焦赞卫国抗辽,忠厚、正义美德的传播者。

捅马蜂窝

□ 乔加林

小时候,在老家,种的树大多是洋槐和柳树,但凡粗一点、高一点,叶片比较茂密的树上,都有大大小小的马蜂窝,大的有向日葵那么大,小的也有鸡蛋那么大。马蜂往往刚做出窝来,就被发现了。我的小伙伴们从容地将马蜂窝用竹竿捅下来,一点都不害怕。

我们去小学的必经之路上,有一棵大柳树,上面有一个大大的马蜂窝。小伙伴们路过这里总是小心翼翼,害怕招惹到马蜂。胆大的王栋兵和胖三,决定为民除害,捅掉这个大蜂窝。放学后,一堆小孩子结伴去捅。胖三穿了雨衣,用塑料袋把头罩起来,只露两只眼睛,举着竹竿宛如披了铠甲的勇士,雄赳赳气昂昂上战场,但离马蜂窝越近越害怕,刚走近还没对准就用力一捅,丢了竹竿赶紧逃,小伙伴们也各自逃散。过了一会儿,看没有马蜂来追,再战兢兢地去捅,非要捅下来不可。

我只是跟着小伙伴们一起看热闹,越害怕却越想看。有一次,我正仰着脸看马蜂,一只马蜂像战斗机一样在我的头顶盘旋。我下意识地用手拨打着,转身仓皇逃跑。没想到这只马蜂撵着我不放,毫不留情地在我的头上狠狠地蜇了一下,顿时一股针刺样的疼痛袭来,不一会儿,我的半边脸就肿了起来,托着腮帮子哼哼唧唧地跑回了家。

马蜂的毒液着实厉害,到了家,半边脸从太阳穴一直肿到脖子根,肿处又红又硬,像是在脖颈处塞了块木板,连转脖子都火辣辣地痛。母亲赶紧找来风油精帮我擦,一边擦一边骂,两三天后才完全消退。

西江月·旅游印象拾零 瞻望南京

□ 林伊凡

古代帝王龙踞,六朝皇祖园庄。数千年历史悠长。多少诗人吟唱。今美宁城俯瞰,雅风金殿临江。见商闾丽秀华装。奋进南京瞻望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jcbfk@126.com,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

我家先生

□ 杨志艳

我家先生是个“眼镜男”,儒雅的外表下深埋着不羁的“野心”,没事就爱跑到原生态的江河湖泊边去钓鱼,那痴迷黏糊劲儿别提了,真是三天不拿钓竿、不野出去给鱼儿们喂点饵料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至于钓上来的鱼,用他们钓友的行话就是要么“空军”,要么钓几条普普通通的诸如翘嘴、红尾、鲤鱼、草鱼等“大路货色”。一旦有鱼获,看那兴奋劲儿,简直忘乎所以,全然忘了为哄到这几条鱼花了多少人民币去买饵料,还常常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能。

白天工作繁忙,他只能忍痛割爱,通常会选择星期六晚上伏击,过一把野钓的瘾。有一次他去夜钓,可能是天气原因,鱼儿迟迟不肯咬钩,于是我家先生只好百无聊赖地坐岸等待。对钓鱼人来说,他们对鱼儿上钩的迷

恋程度简直比谈恋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只见他默默地伫立于岸上静静守候,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半夜,终于有鱼儿咬钩了,于是他按着以往的惯例,喜形于色地忙着提竿溜鱼,然后是收线取鱼,可是没想到那条精疲力竭、已然上岸的鱼却在他取钩的瞬间垂死挣扎。随着鱼儿乱窜,那锋利的钩子也伴之狂舞,猛地扎进了他右手的虎口,可是他居然跟没事人一样坚持钓到天蒙蒙亮才回家。

一进家门,他就换了另一副嘴脸,立马咋咋呼呼起来:“孩儿他妈不得了,鱼钩扎进手心了,不信你看。”我一看那扎进钩子的手好疼,顿时头皮发麻,要他立即上医院。这时他倒像个逞能的英雄,故意轻描淡写地说:“这有什么大不了的,你去把老虎钳子拿来,我把它拔出来,顺便别忘了倒点儿白酒,盛到酒

杯里可以消毒。”

我找来了家什,可是那个“老先生”只是用老虎钳子夹断了鱼钩的尾部,眼看着鱼钩大部分没入肉中,我揣测他本人也无法做到狠心而野蛮地拔钩,赶紧建议他就近去社区医院,他附和道:“社区医院8点才开诊,我现在去睡会儿,反正不算疼。”于是说完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。

等到了8点我叫醒他,他才一骨碌爬起来穿衣下床。到了社区医院,医生看了看他的手,然后否定地摇了摇头。在医生的建议下,我们决定去县城里最好的人民医院。

到了人民医院,医生检查了我家先生的伤口,说一个小手术就能立马取出鱼钩。我家先生听说要做手术,很不以为然地急急争辩道:“这只是个小鱼钩,我本想在家里顺着钩子的方向自行拔出来的,可老婆非要逼着我到医院里来。一个鱼钩还要做手术,太小题大做了吧?”医生说:“鱼钩是带有倒钩的,在家里可不能乱拔,要是伤到神经或感染了就更得不偿失了。”听完医生的话,他才怏怏地像个小孩子一样听话地坐在那儿等着医生注射麻药。

等我排队缴完费,把缴费清单交给护士后,眼见他被医生从急诊室里

领着出来了,右手掌裹着纱布。本以为已顺利完成,没想到医生却交待:“鱼钩虽然取出来了,但你得带他到门诊输液室注射破伤风针。”

打完针,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如释重负,我家先生却没闲着,开始跟他的钓友“煲起了电话粥”,挂了电话还理直气壮地埋怨,说我大惊小怪,那些“老陈皮们”如若皮肉被钩挂住了,都是自行取出来的……

回到家,我家先生居然又开启了矫情模式。“媳妇,我的手不方便,你能不能帮我洗个澡?”他一边说一边笑。摊上这么个老宝宝真是没办法。没想到洗完澡他那英雄凯旋的阵势还没完,非要我用嘴吹一下他的伤口,还美其名曰:通风降温,以便早日痊愈。娇气得就像三岁小孩,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

鱼没钓着不说,光上医院拔鱼钩的钱就够买好几箩筐的鱼了。要是此君钓上一条稍微大点的鱼来,能以此为谈资吹N年的牛。现在看来,成人世界里的成熟虽然是优雅的,但也是痛苦的,毕竟徜徉在爱的温情里的幼稚鬼是不用负责的,所以这个出去一本正经、头顶风雨、正襟危坐的男人回到家里才会秒变巨婴。